昨日之歌

瀛苑副刊

編者按：

本文作者為本校中文系專任助理教授，其散文集諮第九味鏃於日前出版，本報特摘錄書中片段，以饗讀者。

作者簡介：

徐國能，一九七三年生於台北市，東海大學中文系、研究所畢業，台灣師大文學博士，現任教於淡江大學中文系。興趣廣泛，主要喜歡閱讀、電影與棋藝，創作新、舊詩與散文，著有散文集《第九味》。

內容簡介：

打開記憶的寶匣，流光似潮汐輕瀉；在月落如金盆的夜晚，有一隻蒼老的耳朵準備傾聽。新生代作家徐國能文筆清麗，細緻敏銳的靈魂在繁華中汲飲寧靜，在至高美境中尋求「素樸的真髓」。

本書共分四輯，輯一諮昨日之歌鏃是作者對過往光陰的巡禮，從童年住家的街道，吟詠到在東海就學時，常流連駐足的學校周邊商店，作者以感性細膩的筆調鋪陳懷舊歲月。輯二諮飲饌之間鏃收錄作者得獎散文，嫻熟的文字、對烹飪與人生間的深刻體悟，賦予飲食文學新的意境，蘊無味於有味。第三輯諮雪地芭蕉鏃描述作者觀畫寫詩讀詩讀史的心得，鞭辟入裡的解析，對人生的獨到見解，談史論志時的開闔磅　氣魄，呈現作者纖細之外的另一面貌。第四輯諮毒鏃繼續論詩、論棋、論人生。清麗雅緻的生活小品，如亭亭夏荷，淡淡吐露季節的芬芳。

「一生好景君須記，最是橙黃橘綠時。」對作者而言，人生起起伏伏，平淡或絢麗，一切都只是記憶而已！

是啊！還記得那首熟悉的歌嗎，那首只有四個和絃的曲子與簡單的歌詞，不只一次

，總是不經意的瞬間，在喧鬧的老式西餐廳或夜行的客運車中喚醒了昨日的記憶，青春就這樣走遠了吧，你以為那夜幕上的煙火會亮成恆星，而我只在黝黑的河裡撿到焦黑的塵灰，那只是一首昨日的情歌而已，唱給無言的青春，而且並不真的留下什麼。但無論如何，我喜歡這些歌聲，雖然我無法因為哪一首歌而輕快地跳舞，也不會用哪一種樂器演奏我心中的感覺，但那些飽滿、濃鬱、壓抑或是輕快的旋律，那些沉穩或是跳動的節奏，都讓我覺得如詩如畫。

回憶與音樂的接觸過程，以前大概還不流行音樂胎教之類的，所以小學開始，才是我音樂的啟蒙期，市立學校裡的音樂教室十分有趣，只比有標本與酒精味的自然教室差一點點，橫條的長椅像教堂，牆上的巴哈留著小捲髮，蕭邦打著白領巾好像脖子受了傷，貝多芬看來挺兇，不像是寫出「月光曲」那樣溫柔的人，鋼琴罩著外黑內紅的琴衣，後面的一個小鐵櫃還擺著各式樂器，雖然總是上著鎖，但上課前大家還是會圍著鐵櫃指指點點。不過那時的音樂課總是充滿緊張的氣氛，因為我們的音樂老師每節課都要考我們視譜歌唱，而且要檢查書本，不可以先寫上注音，我們那位蒼白削瘦的女老師，把一根藤條藏在鋼琴椅下，當她掀開椅座時，全班便會陷入一種慌張的靜默，班上大約只有學過鋼琴的幾個女生沒有吃過她的籐條，她真是一位太認真的音樂老師。這樣的開始雖然並不愉快，但音樂的確是人的本能之一，我們從「河流」、「紫竹調」、「快樂向前走」一直唱到六年級的「青青校樹」、「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」這幾首畢業歌，那時好像有些似懂非懂的東西梗塞胸口，透過音樂，似乎明白了些什麼，傍晚的夕暉晒暖教室，灰塵浮動在空氣中，別離、前途與人生，這些好遙遠的東西第一次如此靠近，無以名狀的心慌與期待似乎都包含在那輕輕的歌聲中，這幾首歌練習了好幾個月，從春雨綿綿到知了高鳴，這一個學期老師竟沒有考視譜，也沒有拿出過籐條。

中學以後沒有上過一堂音樂課，我們的音樂老師就是英文老師（當然，童軍老師是數學老師，而工藝老師是理化老師），這些「非正課」都用來補英數理化，音樂課本中的許多好歌都成了 The Sound of Silence。唯獨學校一旁的軍營，一到黃昏五六點便放起音樂來，不是雄壯威武的軍歌，而是一些輕快的流行歌曲，像「守著陽光守著你」之類的，那時我總是從又繁又難的考卷中抬起頭來聆聽片刻「在等待的歲月中，我已經學會了不絕望……」，黃昏下沉的窗景，市聲喧嘩，幾次我幾乎想要就這樣走出教室，天涯海角都無所謂了吧。但我發覺全班總是都在認真而拚命地寫測驗卷，音樂對他們而言似乎完全不存在，那時竟有些特別的感覺，很多年以後才明白這種狀態大約名之為：孤獨。

碩士班時期買了第一套音響，攢了數月的家教所得，我只會播音，許多複雜的功能我都沒有學會。我什麼音樂都愛聽，古典、爵士、流行、民歌、童謠……都有它特別的地方，也都有特別的記憶可供尋繹。我買的第一張唱片好像是「里斯本的故事」，那清脆的吉他與人聲從喇叭中流瀉出來，似乎世界在那一刻只賸下了一種聲響，一種絕對的大寧靜。

我的「知音」是碩士班上的一個女生，每當我買了新的唱片，就忙著把她從女生宿舍中拖出來一起聆賞，兩人一曲，可以有一下午悠漫的時光，陽光掀亮我小小的斗室，在她的長睫毛上變成一種金黃。後來她變成了我的女朋友，又變成了我的妻子，這些年來每次搬家，都由她細心地幫我搬運音響，而一到新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音響裝好，然後一面播音，一面收拾打掃。有時聽到一首極美的曲子，不禁要放下手邊的活兒，抬起頭看，發覺她每每也是如此，我們相視一笑，滿足於一屋子美好的陽光與灰塵。

每一支曲子都是一片流域，有些長滿蘆草，有些佈滿彩石，而我們一同涉足在這些美好的風景之中，有些成了印象畫風的明信片，壓在記憶的透明玻璃底下。某些旋律讓我們想起靜夜小巷的月光，某些是一棵等待在霧中的碧樹，某些則旋轉、沉澱在一杯涼去的茶底，某些遺落在一場風暴的旅程。我們過了很長一段沒有電視節目的日子，卻也並不感覺到生活中有所缺憾，我們也極少買新的唱片，反覆聽幾首曲子，去辨認其中一段細小的配樂，或一個特別的表現，音樂像是不斷生長的爬籐，日漸纏滿生活的巨幹，音樂又像一首詩，沒有辦法被完全掌握，所以有了雋永的深刻。

不幸這臺伴隨我們從初識到今天的音響終因年久而出了毛病，它的音色尚稱圓潤飽滿，清晰度也還夠，只是經常沒由地跳針，或無法播音，不知是電子控制出了問題，還是磁頭老舊。朋友勸我們也該是換臺新音響的時候了，「現在新機種那麼多，價格又不貴……」這是具有說服力的理由，但我們都堅持它還很好，很好。每當它又開始故障，不肯播音，我們都只是嘆息，而不忍苛責這具不願歌唱的老夥伴，好像錯誤並不該由它來承擔，畢竟歌唱要發自內心的誠懇才真切動人，我們要容忍它的情緒。

在沒有音樂的日子裡，許多聲響似乎撬開了窗隙，小偷一樣地潛進來綁架我們的耳朵，噪音格外突出而尖銳。那平常被我們忽略的真實生活的聲音。

每天早上巷口幼稚園傳來大聲唸「A－－B－C－D－－」將我從睡夢中喚醒，可樂倉庫鎮日倒車的嗶嗶聲與上貨的碰碰作響，中午時分換紗窗紗門玻璃的發財車就來了，下午三點半則是麵包車用國臺語各朗誦數遍今日供應的麵包，中間夾著一段「營火之歌」，晚上約莫十一點，那燒肉粽的便開始遠遠近近地叫賣著，每一條巷弄於是都有了時間的鄉愁，經常會有一個酒醉的人，在巷口說著滿地醉話。這些勞苦的、喜悅的或誇張的聲音充滿世情，較之於深夜雨後的一片蛙鼓，尤其顯得滄桑。

粗糙的生活每天磨擦我們以發出各種聲響，人生不是細緻的琴絃或象牙的按鍵，能被命運藝術的手指彈奏出和諧的旋律，或與他人生命互相呼喚而組織優美的合聲，生命總是為了魯莽的意外驚呼，沉重的負累嘆息。而往日美好的音樂總是為我輕輕掩蓋了這些煩惱，一聲一響，詩人說仙樂來自天上，在我喧囂的凡間應該都是垂憐。

最近閒逛某百貨公司時無意走到了音響專櫃，店員專業而耐心地為我們講解這套劇院組是幾聲道，那臺又有什麼超重低音，某臺靈敏度如何如何，並且拿著侏羅紀公園的CD讓我們試聽恐龍的腳步是如何震憾地走近，嚼食人骨的喀啦喀啦響有多逼真、細緻……，那是一個極平凡的週末下午，整個百貨公司人聲鼎沸，遠處賣不沾鍋的擴音機中不時妙語如珠、一旁電視專櫃十幾臺寬螢幕同時播放著一場足球賽，激動的球員與熱情的觀眾陷入狂喜，我緩緩閉上眼睛，一個細小的聲音升起，那不是音樂，是許多年前的一個午後，我與還沒結婚的妻一同坐在摩托車上由山上往下滑，陽光晴暖，世界廣闊，我們不知道要到哪裡去，前方就是繁華的大城市了，更遠處是海，風聲呼呼地自耳邊掠過，其中夾雜著我們破碎的言語，但那一刻我卻覺得是寂靜的，十分美好的靜謐，好像走進了一個房間，關緊了門。而在我的心裡，總是有許多時候被如此的寂靜佔滿，沒有一點縫隙能容納其他的聲音。

第九味
徐國能 著